

有一种历史的面孔刻满执着



《历史的面孔》
徐涛
中信出版社
2021年1月

历史名人浩如烟海，唯独挑选容闳、梁启超、陈天华、蒋百里、孔祥熙、吴宓、唐绍仪、顾维钧、杨步伟这九位人物汇聚成书，作者徐涛自有一番道理：“他们的功业未必是为天地立心、为万世太平，但是他们也曾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各个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他们的故事似乎更接地气，他们有着寻常人的选择、普通人的烦恼，他们的求学进取、儿女情长、人生选择往往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贴合实际的启发。”

就笔者而言，本书所涉九位人物除了杨步伟其他也算耳熟能详。杨步伟婚前的人生相当精彩：主动退掉姑舅表兄的订婚，中国第一位女性医学院长、中国第一位女性医学博士。杨步伟婚后其实也不差，比如在美国推出的《中国食谱》一书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作序，该书“前前后后再版27次，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。许多人也是由这本书重新认识了中国”。杨步伟自身散射的光芒其实本就照人，只是常常被掩映在清华“四大导师”之一、丈夫赵元任的光环之下。

杨步伟的人生透射出无所畏惧的“执着”二字，只要她看准了的，总会一往无前，哪怕刀山火海也毫不畏惧。杨步伟在放弃国内蒸蒸日上的事业，陪同丈夫赵元任前往美国求学的日子里，面对先前计划的陡然落空，她无怨无悔，反倒一方面开导丈夫克服眼

前困难，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生计，最终携手度过艰难岁月。赵元任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，但如果没有人杨步伟这个“半边天”，后果着实难料。

历史在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投影，这个投影落在本书作者徐涛的脑海里则是“执着”二字。虽然同因执着，但本书九位人物执着又各有不同：梁启超为追求中国的现代性，不惜与“志不同道不合”的老师康有为分道扬镳；蒋百里有志于强军救国，无奈保定军校派别丛生，于是拔枪自裁；唐绍仪虽然后来死于锄奸队的斧头之下，但作为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，他在南北兵戎相向的关键时刻，不顾手握重权的袁世凯那一己私念，在民主共和方面立下汗马功劳；顾维钧则是天生的外交家，在弱国时代，运筹帷幄，充分利用一切资源，想方设法为国家争取权益。

如果说梁启超、蒋百里、唐绍仪和顾维钧等人凭借各方面的才华在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，那么，陈天华留下的则是生命的沉重分量。陈天华自幼家贫，面对改变命运的天赐良机，他却效法汉时霍去病“匈奴未灭，无以为家”，以“国不安，吾不娶”婉谢湖南巡抚赵尔巽抛来的橄榄枝。陈天华蹈海报国之时只有30岁，但他以死唤醒国人之举，名留清史。

徐涛将容闳作为开篇文章，相较于后来的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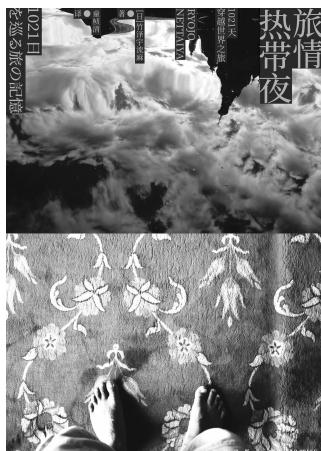
师辈出，容闳在学业方面似乎稍显逊色。但容闳是近代我国第一位前往西方深造的学子。学成后，容闳回到国内，先是努力实业救国，后又教育救国，并促成了在近代历史上造成巨大影响的清代幼童留学的伟迹。本书中写到的唐绍仪就是第三批留美幼童。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，容闳无疑具有开创意义。开创意味着启蒙，同时也意味着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愚昧。

九人中，吴宓更像是一位纯粹的学者。纵观“哈佛三杰”之一的吴宓先生的一生，他似乎一直在和主流唱反调。尤其是，在那个被政治运动打倒的特殊岁月里，仍旧不忘努力联系陈寅恪，虽然他知道这样做对自己并不利，足见其凛然风骨。本书还提到一个有些特别的人，那就是孔祥熙。此人不乏争议，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，危难之际，正是他力挽狂澜，力克重重困难，统一币制，为打破军阀割据打下了经济基础。

人无志不立，事无恒不成。本书所述九人，都曾是“才”倾一方的时代精英。他们虽无法比肩历史伟人，但他们的教育观、金钱观、幸福观同样为后人所景仰。正因为比别人更坚信自己的那份执念，他们才可以“身段可以柔软，身份可以多变，使命却始终如一”，他们才会走得比别人更远，并最终将这些执着一一镌刻在史册上。

禾刀

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活着



《旅情热带夜》
[日]竹泽宇流麻著
新星出版社
2020年11月

竹泽宇流麻是一位职业旅人——所谓职业旅人，就是以旅行作为生活方式，长期走在路上，用自己的镜头和笔，感知路上的世界，记录路上的世界，还原路上的世界。竹泽宇流麻曾经以两年八个月的时间独自穿越美洲、非洲和欧亚大陆，途经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深入到地球上人迹罕至的角落，深入到世界的尽头，去探访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，观赏那里的风景。这当然是竹泽宇流麻旅人生涯中的一次壮举，堪称惊世骇俗。然而，更加难得的是，他在这次壮游中收获的不仅仅是旅途的见闻：不同的人群，不同的语言，不同的习俗，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，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异域风景……他同时也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活着，进而收获到更接近生命本质的感悟。

“旅行能给你自由吗？还是，自由让你踏上旅程？”作为一个旅人，尽管竹泽宇流麻时常这样自问，但对于他来说，旅行给予自由，抑或追求旅行中的自由，两者其实是一回事，只要忘我地走在路上，他就能体验到身心的自由，享受到自由带来的快乐。竹泽宇流麻的穿越世界之旅起始于美洲，第一个让他感动的城市是哈瓦那，那是一座活着的城市，海风吹拂着阳台上晾晒的衣物，街巷里回荡着孩子们的欢笑声，空气中弥漫着烟草的香味……两人成歌，三人起舞，就是哈瓦那人日常。

虽然美国的经济制裁使得这里物质匮乏，映入眼帘的建筑和车辆，几乎都是老古董，但它们却刻印着人们长年累月的生活痕迹，显示出一座城市独特的气质与本色。乃至即便竹泽宇流麻去到其他地方，他也依然会很快想念哈瓦那。

就像那些长期走在路上的旅人一样，虽然竹泽宇流麻也有一个设定的旅行路线，但这个路线却有着很强的随机性，有时偶尔听到某个路人的建议，他就会改变既定的路线——行于当行，止于当止，竹泽宇流麻可谓深得这种旅行的乐趣。他在南美洲参加萨满的祭礼，观看拉巴斯女子摔跤比赛，与冲绳中学生一起抓鳄鱼，往往都是这种随机性的结果。在南美洲，竹泽宇流麻遇到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人，见证过许多不一样的人生；当他踏上非洲大陆时，他同样遇到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人，见证过许多不一样的人生。非洲带给竹泽宇流麻的最大感触，就是当地人素朴而简单的生活方式，“食大地之味，风拂身而感，望星辰而思”，几乎囊括了非洲人所有的生活内容。生存或者死亡，都以最纯粹的姿态不加掩饰地展示在那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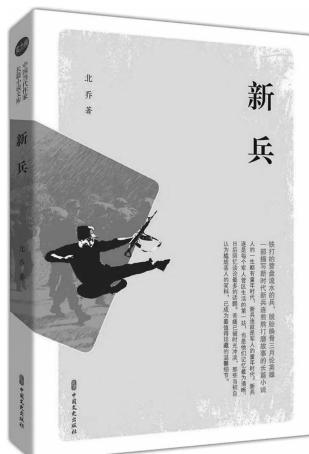
竹泽宇流麻穿越世界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欧亚大陆，从相对原始的南美洲和非洲来到欧洲所谓的“发达国家”，一路畅通无阻，没有任何障碍，没有任何挑战，他反而因为无聊而感觉到某种不适

应。通过对比，竹泽宇流麻发现，越是发达国家，越是生活空虚，很多事物只是徒劳地停留在表面，却远离真实，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则不过是被操纵在虚假舞台上的人偶。所以，当竹泽宇流麻的旅行接近尾声时，他反而产生了失落的情绪，他的心“一下子空了”，他觉得旅行中的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，都在渐渐地离他远去。竹泽宇流麻将旅途沉溺于太舒适的环境称作“沉没”，走在路上，他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三天以上，怕的就是“沉没”。所以，当他终于踏上自己成长的土地时，他想的是何时重新上路、回到某地。

事实上，在竹泽宇流麻两年八个月的旅途中，既有过幸福的瞬间，也出现过很多危险——他曾经遭人抢劫，曾经遭遇小偷，曾经脚底生出了虫卵，曾经在腹泻和高烧的折磨下昏睡过一周……但是，尽管如此，旅行所带来的快乐还是远远超越了这些——走在路上，他不仅领略到世界之广大、生活之精彩，而一旦远离了太熟悉的环境，他人的城市和异域的生活，也让他的旅行成为一种历练，为他的蜕变提供一种养分。竹泽宇流麻终于明白，人与人之间只有外表的不同，没有本质的差异，生活在世间，都是为了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。

王森

重温青春再品成长



《新兵》
北乔著
中国文史出版社
2021年1月

北乔新著长篇小说《新兵》，是一部铁血奔涌阳刚热力之作，以钢铁军阵的青春血气点燃日常生活的平凡。《新兵》是一部军事题材小说，截取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，叙写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层带着不同动机的社会青年来到军营，在新兵连摸爬滚打，在个体与集体的不停碰撞中完成从社会青年到军人的转变。军味浓郁，兵趣满溢，在新兵敏感饱满活跃的感受中从内部打开军营生活，生动地塑造了夏奇寒、唐志刚、陶有财、贾海涛、白小柱等真实可信的一批军人群像，是新时代军事文学的新收获。《新兵》又是一部青春成长小说，以军营为背景，深描了年轻人走上社会成为社会人的初始第一步。在冲动、迷茫、慌乱、不安中，凭借青春的热血和至诚，奋发、坚定、向上，迎接挑战与磨练，从而在军队熔炉中锻炼成钢，成为合格的铁骨军人。《新兵》向青春致敬向成长致敬向人民军队致敬，展现了大时代新一代青年橄榄绿的成长礼。

《新兵》中升起的是集体美学，雄性的力量、军威的庄严、钢铁的意志和集体的一致是这种集体美学的内涵。集体是超越一切的最高原则，吴加林在中队集体收看新闻联播时偷吃零食没听，正巧被指导员抽查，答不出来而当众挨批，回到班里又

遭到班长夏奇寒猛批。集体的原则在对个体从外形到精神的雕琢中，不断得到强化。即使外出，也强调军纪，强调整体一致的军容严整。军人的职责以及作为国家的象征，都赋予了这种集体原则的合法性，作者还通过做了几年生意已有些社会阅历的陶有财的心理活动，反思了集体原则的合理性，集体原则的魅力不仅在于严酷的约束与规训，及其带来的精神与身体的振奋，也在于它家一样的包容和温暖。

新兵到班，班长夏奇寒“走上前拍拍贾海涛的右肩膀，发力恰到好处。厚实的手掌蓄着一股柔情，虽然隔着厚厚的棉衣，贾海涛依然能够感受到”，“陶有财这才发现，桌上有一盆水。他也没客气，从包里掏出毛巾就洗。水不冷不热，刚刚好。这班长真像个大哥哥，心也挺细的，陶有财心里热乎乎的”，从一开始，集体就呈现了温暖亲和体贴的暖色。

小说结尾安排了两个情节段落，一是新兵们参加市政劳动，一声童音“武警叔叔好”，让他们“兴高采烈，下巴微抬，胸脯挺得老高，步伐更加整齐”，劳动时新兵们也是不畏艰苦人人争先，得到行人的称赞。官二代白小柱对战友说：我喜欢部队。新兵连的生活要结束了，夏奇寒带着全

班战友给孤儿贾海涛过生日，这是第一次有人给贾海涛过生日，“扑通，他转身一跪。方向正对着他的家乡。爹——，娘——，凄怆的呼喊，让人不由得打起寒噤。他抽泣着说：我过生日了，大伙儿给过生日了。”这是全书最重的一场感情戏，军队的家的温暖和浓浓的战友情为集体原则抹上亮色。

当然，这种集体原则既不是重新开始造神，更不是对个体的取消，更为人性也更为立基于现实与时代。北乔在创作谈中对新兵连的生活用了“明亮的灰色”和“温和的对抗”的断语，承认个体的欲望与现实的对立，是为灰色，这些灰色的暗角和对抗并没有极端化，是“明亮”与“温和”的，虽然从文本上讲牺牲了情节张力和阅读快感，而且最终统一到集体原则上，统一为军魂，但却是贴近军队的日常生活和兵的实际。个体命运的丰富性和人性的差异性，让整部小说更为真实可信。

相对世纪初叶每年三四十部的发表量，近年来军事题材小说相对沉寂，《新兵》的出现，增强了阵容。《新兵》不但可以作为新兵指南，或者近距离了解军营生活，探问军事文学的最新发展，更可以重温青春再品成长。

孙曙